

江南运河古诗词意象

沈宇祺

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

江南运河位于京杭大运河的南段，北起江苏镇江、扬州，绕太湖东岸达江苏苏州，南至浙江杭州。自古以来，诗人游历过往，留下无数动人诗篇。在诗人眼中，运河是一条意象的河，大者如淮河、汴水、泗水，中者如隋堤、渡口、桥梁，小者如杨柳、舟船、鲈鱼，经诗歌开掘，成为沿线风景和历史文化的重要符号。本文旨在从水系意象、空间意象、风物意象三个维度，从大到小依次阐释江南运河古诗词意象的丰赡意蕴，为读者提供古诗词在江南运河积淀出的文化图景。

一、江南运河的水系意象

自隋以降，淮河、汴水频频出现于诗词。汴水是隋炀帝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中流经汴州自黄河至淮河的一段。它与泗水在徐州境内合流入淮。隋炀帝三下江南，寄情山水，留下描绘淮河的诗篇。在他笔下，淮河是“潮鱼时跃浪，沙禽鸣欲飞。会待高秋晚，愁因逝水归。”（隋·杨广《早渡淮》）鱼跃鸟飞、平淮怡人的景色，让晚秋染上的忧愁都随着流水逝去。除了渡淮留下写景诗篇，泛龙舟下扬州亦是隋炀帝一大乐趣。“舳舻千里泛归舟，言旋旧镇下扬州。借问扬州在何处，淮南江北海西头。六轡聊停御百丈，暂罢开山歌棹讴。讵似江东掌间地，独自称言鉴里游。”（隋·杨广《泛龙舟》）隋炀帝眼中，乘坐百丈龙舟游荡江东地界宛如镜中游曳，好不惬意。然而，隋亡后，诗人再入汴水，看到的多是隋炀帝治水劳民伤财，此时的汴水不再是隋炀帝眼中“晓雾复霏霏”的休闲圣地。正所谓“千里长河一旦开，亡隋波浪九天来。锦帆未落干戈起，惆怅龙舟更不回。”（唐·胡曾《汴水》）于是，以隋炀帝的典故借古讽今成了古诗文中常用的范式，比如李商隐有诗：“紫泉宫殿锁烟霞，欲取芜城作帝家。玉玺不缘归日角，锦帆应是到天涯。于今腐草无萤火，终古垂杨有暮鸦。地下若逢陈后主，岂宜重问后庭花。”（唐·李商隐《隋宫》）

当然，汴水本身的自然之美，并没有被隋炀帝这个文化符号掩盖。王维在某次旅途中看到东流不绝的汴河，就没有陷入历史的慨叹之中：“窗临汴河水，门渡楚人船。鸡犬散墟落，桑榆荫远田。”（唐·王维《千塔主人》）一幅闲庭散步、悠然自得之感的画面。寄情于是古代文人自我排解的重要方式，此在汴水也不例外。同时代的崔颢晚入汴水寄托的便是个人乡愁：“昨晚南行楚，今朝北汴河。客愁能几日？乡路渐无多。”（唐·崔颢《晚入汴水》）安史之乱后，汴水和梁宋是到楚地的必经之路，此时常有诗人采用汴水景象象征现实的写法。比如孟云卿所乘之船不幸遇到风浪，被迫弃船登岸，汴水便成了现实的影射：“白雾鱼龙气，黑云牛马形。”（唐·孟云卿《汴河阻风》）“白雾”“黑云”寓示了政坛诡谲的风云，而尾联“前路舍舟去，东南仍晓晴”则意味着舍舟改图，前途仍一片光明。

从字眼的角度看，运河包含一个“运”字，有“运”就有“去留”，有关去留就会衍生出友情与爱情的诗篇。宋代张先送别好友陈襄，作诗道“愿君书札来双鲤。古汴东流水。”（宋·张先《虞美人·述古移南郡》）表达了无尽的思念之情。白居易的《长相思》则采用了汴水与泗水的意象，在诗中写道“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州古渡头。吴山点点愁。思悠悠，恨悠悠，恨到归时方始休。月明人倚楼。”（唐·白居易《长相思二首（其一）》）绵绵不绝的运河水、绵延不绝的长相思，在白居易笔下爱情主题被表现得缱绻动人。

二、江南运河的空间意象

隋炀帝开凿通济渠，在河畔筑御道，名为“隋堤”。如果说汴水浸染了隋炀帝浓厚的文化印记，隋堤则是这文化印记更具象的体现；如果说怀古是诗人写汴水的常用主题，隋堤则总是能引发诗人隋亡感怀的情思。在众多隋堤怀古的诗篇中，唐代张祜站在隋炀帝自身的角度回顾这段历史，他在诗中写道“隋季穷兵复浚川，自为猛虎可周旋。锦帆东去不归日，汴水西来无尽年。本欲山河传百二，谁知钟鼎已三千。那堪重问江都事，回望空悲绿树烟。”（唐·张祜《隋堤怀古》）隋炀帝大起大落的一生，似乎尽在这“自为”“本欲”“谁知”“那堪”几个字词之间。因为“隋堤”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引导性，即便是于其上描绘深秋景色，也常在最后续上一段借古讽今，比如唐代许棠的诗“独立长堤上，西风满客衣。日临秋草广，山接远天微。岸叶随波尽，沙云与鸟飞。秦人宁有素，去意自知归。”（唐·许棠《汴上暮秋》）尾联的一段讽谏，为全诗迷人的景色附上一抹现实的色彩。同样先描绘隋堤景色，尾句抒发古今愁思的也有词作。韦庄《河传》上片写道：“何处，烟雨。隋堤暮景，柳色葱茏。画桡金缕，翠旗高飏香风，水光融。”再联想到当年隋宫美女如今香消玉殒，感慨道“江都宫阙，清淮月映迷楼，古今愁。”（唐·韦庄《河传》）如此看来，不论多美的景色，一旦诗人的眼光聚焦到隋堤上，都会抹上一层借古伤今的色彩。

同样是愁，相比较隋堤，渡口的愁，则更多浸染的是个人化的愁绪。因为渡口往往意味着远离，远离故乡，自然会引发诗人的思乡之情。比如朱彝尊自大汶河一路南来，到渡口经分水庙却改向北流，水自分流，人何以堪？于是有诗道：“落月西风动戍楼，津头官柳击轻舟。行人莫唱思归调，汶水南来已北流。”（清·朱彝尊《题分水庙》）友人赠别也是渡口常见主题。许浑在京口津亭送张崔二侍御，有诗“水接三湘暮，山通五岭春。伤离与怀旧，明日白头人。”“明日白头人”一句将伤离、怀旧与不舍的画面勾勒得分外动人。友人赠别主题之外，还有辛弃疾脍炙人口的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：“四十三年，望中犹记，烽火扬州路。可堪回首，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鸦社鼓。”京口不再作为赠别的伤感背景，却依旧被赋予了郁郁不得志的愤懑基调，尾句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”隔空对话，成为千古名句。与辛弃疾这首家喻户晓的词作相似，宋代王以宁也有一首借渡口为背景的豪迈之词，连意境都与辛弃疾颇有三分神似：“天工何意，碎琼瑤玉佩，书空千尺。簪笠蓑衫扁舟下，淮口烟林如织。”（宋·王以宁《念奴娇·淮上雪》）淮口是泗水入淮处，在茫茫大雪下苍茫壮丽。词人在下阕遥想自己到北方纵横行猎，踏遍雪山，“遥想易水燕山，有人方醉赏，六花如席。云重天低酣歌罢，胆壮乾坤犹窄。射雉归来，铁鳞十万，踏碎千山白。紫箫声断，唤回春满南陌。”气势何等豪迈。由此可见，在一众渡口离别的婉约缱绻柔情中，亦不乏境界开阔的豪放诗词。

有了堤，有了渡口，运河另一个重要的空间意象是桥。其中在江南运河中，二十四桥的出现频率尤其高。广为人知的有杜牧的诗篇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。”（唐·杜牧《寄扬州韩绰判官》）二十四桥为扬州风景的代表，诗人以此为中心，表达对扬州繁华生活的怀念之情。此后以二十四桥指代扬州繁华景象的诗作屡见不鲜，这首诗中的意象更是成为经典，被后世诗人引用。如宋代丘密在《垂丝钓》一词中写道：“露桥夜月，吹箫人在何许。繚墙望籞，粉黛成黄土。惟有江东注。都无虏，似旧时得否。”这里的露桥、吹箫人便出自杜牧《寄扬州韩绰判官》，曾经的繁盛名都与现在的颓丧对比，往往能产生厚重的艺术效果。这样的写法，韦庄的《过扬州》也有：“二十四桥空寂寂，绿杨摧折旧官河。”二十四桥的空寂突出了战乱后的破败，以此与二十四桥字眼本身隐含的繁华构成两极张力，更凸显了作者的悲凉之感。由此可见，唐代鼎盛繁华的扬州，象征扬州繁华的二十四桥，在唐以后便常常与悲思情调杂糅，这样的艺术范式仿佛成为了一种符号。比如到了清朝，尤侗仍有词“阿娘曾梦江都好，迷楼一炬空荒草。何处教吹箫，凄凉廿四桥。”（清·尤侗《菩萨蛮·扬州怀古》）同样的典故，同样的范式，渲染一股同样凄凉的气氛。

三、江南运河的风物意象

隋炀帝开“御河”（汴水），筑“御道”（隋堤），在“御道”上种柳（杨柳），由此可见，汴水—隋堤—杨柳，是从水系意象到空间意象再到风物意象，从大到小一脉相承的。刘禹锡描绘隋堤上杨柳的姿态道：“扬子江头烟景迷，隋家宫树拂金堤。嵯峨犹有当时色，半蘸波中水鸟栖。”（唐·刘禹锡《杨柳枝》）“犹有当时色”利用隋堤柳附着于隋炀帝纸醉沉迷的典故，把现实中杨柳的曼妙表现出来，同时又让它隔了一层历史云烟。不过，隋堤上的柳，不同于汴河与隋堤的一点是，它常常让人联想到历史沧桑，却又能让人以旁观者的心态游离而出，因此感情基调往往也没有前两者那么沉重。比如李山甫有诗：“曾傍龙舟拂翠华，至今凝恨倚天涯。但经春色还秋色，不觉杨家是李家。背日古阴从北朽，逐波疏影向南斜。年年只有晴风便，遥为雷塘送雪花。”（唐·李山甫《隋堤柳》）诗中，杨柳作为历史的旁观者，目送改朝换代，依旧年年吹送柳絮。历史沧桑风云变

化，但回到最常态的一棵柳，却仿佛时间都停止一般。运河旁柳树的意象归于隋堤与炀帝只有一角，它从《诗经》以来作为送别意象的重要载体依旧占很大比重。兴许是“柳”与“留”谐音，“折柳”便象征了送别，比如王之涣的送别诗：“杨柳东风树，青青夹御河。近来攀折苦，应为别离多。”（唐·王之涣《送别》）

船是运河上来来往往的主体。隋炀帝三次乘龙舟游江南，龙舟奢华，自然在后世成了讽刺的对象。然而在古诗词中，船更多是以扁舟的形象出现。而提到扁舟，便易联想到“归隐”这个主题，毕竟归隐江湖，自然要靠着一叶扁舟：“江湖性终在，平地难久居。绿水雨新涨，扁舟意自如。河身萦匹素，洪口转千车。愿言弃城市，长竿夜独渔。”（宋·苏辙《同子瞻泛汴泗得渔酒二咏（其一）》）试想扁舟尚能意自如，对这种状态，误落尘网的人又如何能不羡慕？如果说扁舟意象泛用于江河湖海，运河中船的意象独特性则在运河本身的主要功能——漕运。对于江南运河漕运景象的描绘也流传下来了诗篇。比如宋庠对汴渠漕运繁忙的刻画：“虎眼春波溢宕沟，万艘衔尾饷史州。控淮引海无穷利，枉是滔滔本浊流。”（宋·宋庠《汴渠春望漕舟数十里》）漕运繁忙体现的是商业繁荣，运河功德无量。梅尧臣便有诗称赞运河的漕运作用，并与陆路运输比较：“天王居大梁，龙举云必随。设无通舟航，百货当陆驰。人间牛骥杂，定应无完皮。”（宋·梅尧臣《汴渠》）而聚敛东南脂膏，错不在舟河，而在于统治者，因此尾联又提出谏言：“慎莫尤汴渠，非渠取膏脂”。

江南运河诗词中，鲈鱼这个意象也所用甚广。相传西晋时吴郡人张翰在洛阳做官，因见秋风起，而思念吴中特产菰菜羹、鲈鱼脍，后世便以“莼鲈之思”表达对故乡的思念。比如崔颢送别友人以表祝福：“长安南下几程途，得到邗沟吊绿芜。渚畔鲈鱼舟上钓，羡君归老向东吴。”（唐·崔颢《维扬送友还苏州》）虽是离别，但因老友是归老闲适，便借用鲈鱼意象，表达的不是伤感，而是羡慕。吕本中为淮上亭子作诗，也借鲈鱼意象在句末表达归隐江湖的无限向往：“亭下长淮百尺深，亭前双树老侵寻。暮云秋雁且南北，断垄荒园无古今。露草欲随霜草尽，归樵时度去樵阴。秋风未满鲈鱼兴，更有江湖万里心。”（宋·吕本中《题淮上亭子》）崔颢、吕本中表达的是“未满鲈鱼兴”的憧憬，朱弁遭金国扣押十六年，终于回到宋朝境内，心心念念的也是南方的鲈鱼，这急迫之情更是溢于言表——“云中六闰食无鱼，清夜时时梦斲鲈。离汶未逾千里道，度淮先泛万安湖。”（宋·朱弁《绍兴十三年自云中奉使回送伴至虹县以舟入万安湖》）由此可见，鲈鱼以一种味觉浸润游人嘴边，让他们时常挂念，作为思乡、归隐的寄托，成为江南运河的重要风物意象。

四、小结

江南运河的古诗词意象繁多。其中一条重要的线以隋炀帝开凿运河为典故，留下了大到汴水、中到隋堤、小到杨柳等一以贯之的意象。除此以外，在众多零零散散的运河意象中，二十四桥、鲈鱼、漕运船等都与运河息息相关，具备相较于其他意象的运河特性。而寄托诗人个人情思的运河意象主要围绕思乡、离别、友情、爱情等主题，因为过于琐碎，仍有很多尚待整理。整体来看，本文就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类意象简要梳理，旨在挖掘绵绵不绝的大运河在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。